纵马盱山扫敌伪 ③

——记中共盱嘉(眙)县委书记朱云谦同志

钟海平

▶ 接上期

3、纵马盱山,多种战法击日伪

实践出真知,在战争中学习,在学习中提高,最终达到驾驭战争的目的。

临城区大队,遵照朱云谦书记的要求,在对敌斗争实践中摸索总结出五种作战方式,且都取得良好效果。

第一种方式,选派专人打入敌人内部,掌握敌人动态,随时做好应对。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和多方努力,在安插眼线与打入敌人内部等方面都取得成效。

侦察员王传生,以厨师身份打入日军中队部,先是打下手烧火,逐渐取得信任,开始烧菜煮饭,后来还当上了菜买。时间不长就摸清鬼子的规律,如每次鬼子行动之前必先提前开饭,每当鬼子通知他提前做饭时,他就知道鬼子有行动了,便及时将情报传出,临城区便作出相应部署以应对。

一天晚上,鬼子通知王传生明早提前做早饭,且数量较大,判断鬼子有行动,便连夜发出信号,交通员接到信号立即向上级汇报,后综合其他渠道的情报,得知鬼子是要进攻临城区驻地洪泽庙,区大队迅速通知甘泉一中队,漫岗二中队,三节塘三中队,古桑树四中队作好战斗准备。

第二天日伪出动一百多人,向洪泽庙扑来,随即遭到三中队正面阻击。鬼子听到枪声即判断临城区大队已有准备,便下令回撤,退到太和时又遭二中队袭击,再退到十里营南又遭四中队袭击,直退到城边,城里日军出来接应,枪声才停止。

此外还有打入敌特工队的王牌,打入保安大队的袁学诗,打入伪县政府担任伪县长勤务兵的小张,打入伪警察局的索文书,他们都可以及时向临城区递送情报。

另外在船码头发展了一位眼线,人称侍老刘,在码头摆一个小摊子,靠卖香烟火柴为生。他曾亲眼目睹日寇用刺刀挑死婴儿的兽行,因此对日寇心怀仇恨,愿意为抗日政府做事。

盱嘉陆路交通线遭到打击后,日伪军调动或运输军火给养越来越依靠水路。

侍老刘守在码头边,遇到敌人的军事行动,便用实物代替笔墨记录下来:用黄豆粒表示鬼子兵,用菜豆粒表示伪军,1 粒代表 1 人;用大包烟表示大炮,用火柴表示机枪。这种方法记下了敌情,安全巧妙,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我方取情报的人,假装前去购买香烟,看一下表示物就一目了然,简单、快捷、安全、高效。

出色的情报工作,使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中,就此而言,敌我之间斗争的主动权已在不动声色间易手。

第二种方式是派武工队穿便衣进驻城内,密切监视敌人动向。时间不长,武工队便发现,驻扎东门口的 1 个班伪军,对往来行人盘查很紧,对我地下交通出入形成威胁,新四军、盱嘉支队、临城区的侦察人员进出也受到阻挠。摸清这一班伪军活动规律后,一天夜里,在区大队武装支援下,将这一班伪军全部活捉。此举敲打了全城伪军,警告他们与新四军临城区大队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武工队队长林家纯是个有勇有谋的人,好长时间仅抓了一个班的伪军,觉得不过瘾,目光瞄向了日军,但日军驻地守卫森严,没有下手的机会。无意中,发现日军有五匹大洋马饲养在盱城大圣殿的马厩里,距离日军驻地较远,但靠近伪特工队、伪警察局和伪县署,因而鬼子比较放心,只有饲养的马夫留守,没有日军看管。林家纯趁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带领四名便衣队队员,悄悄的绑了马夫,每人骑一匹大洋马向城外跑去。因洋马平时都是日军所骑,站岗的伪军看到洋马过来,还以为是日军出来查岗,加之灯光昏暗,既没认真看,也没看清楚,便没有阻拦,待发现洋马向城外跑去时才知道情况不对,但为时已晚。结果林队长等人骑了五匹日军大洋马顺利出城,天亮后趾高气扬的跑回洪泽庙,引得许多人围观。日军中队长知晓马匹被新四军牵走后,暴跳如雷,怒吼不止。

第三种方式是武工队能(城)里能(城)外,利用敌人矛盾,既打又拉。

日军特工张大龙是日寇豢养的一条忠实走狗,无恶不作,又十分狡猾。他到桥区大肆掳掠,抢牛要粮,群众对其恨之入骨。武工队几次针对他的伏击都被其逃脱。一天武工队得到消息,张大龙在老子山购回买地,分析其想在江苏(其时盱眙属安徽省,老子山属江苏淮阴)留后路。武工队汇报区政府,决定将计就计,一面让老子山区准予张大龙购房置地,还免其税契。另一面发动桥区群众向伪县署告发,鬼子知道后,怀疑张大龙不忠,放狼狗将其活活咬死。

伪特工队队长王海泉,专门破坏我地下组织,也是杀害我党地下情报员保三娘的凶手,双手沾满抗日志士的鲜血。武工队通过内线告诉王海泉说,从秘密渠道得知“太君”正在搜集你的材料,你要注意了。王海泉将信将疑,心里觉得烦躁,便放松警惕,晚上躲到城外一个庄子想清净一下。不料其一举一动都在便衣队的监视中,当夜,王海泉便被捉住,因其实在罪大恶极,随即被处决,以告慰保三娘,寤亦广、项兆年等烈士英灵。

三节塘乡位于盱城南面临近盱城,因而是伪化很久的地方。伪乡长张右华,住在盱城,每过十天半月,就带领鬼子和伪军,到乡里催税抢粮,搞得乡里鸡犬不宁。临城区成立后,陈政任乡长,带领群众抗捐抗税,组织基干民兵用武装活动摧毁了伪政权。张右华缩在城里,伺机向日伪进言,分两路出兵合击我乡政府,所幸我方先一步获得情报,日伪的图谋被识破。

对这个不思悔改的张右华,三节塘乡政府工作人员找到他住在乡下的父亲,让其父带信劝张右华弃暗投明,立功赎罪重新做人,结果没有回音。

陈政想起朱云谦书记在加强统战工作报告时,曾说过瓦解分化敌人,要多管齐下,见缝插针,可以运用打拉结合的手法,以求达到目的。对张右华直接警告和打击没有奏效后,立马改用打与拉并举的策略。

1943 年 10 月的一天,几名民兵乘张右华离开住处之际,来到张右华家,拿出陈政写的一封信,同时亮出腰间的驳壳枪。大声对张右华老婆说:“我们是陈乡长派来送信的,陈乡长说张右华能够重新做人,我们非常欢迎。”将信递到张右华老婆手上后,又说:“何时行动,时间由张右华决定,我们会来接应。这封陈乡长的信,就是你们安全的保证,要收好。等张右华回来后,告诉他说行动越快越好,以免让鬼子先下毒手。”

几名民兵离开后,张右华要脱离日伪反正的议论就在周围邻居中传开了,等他回家看到陈乡长的信再听了老婆的转述,顿时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新四军来人的消息已传出去了,向鬼子回报吧,情况说不清,不回报吧,又怕鬼子知道后找麻烦,想到张大龙的下场,更是惊恐万分,干脆先躲到乡下避一避风头。陈政乡长趁热打铁,又派人前往宣传抗日政策,打消其顾虑,最终选择向我抗日政府投降。

“拉回来一个,安定了一方”。从此三节塘乡抗日政府工作得到稳步发展,影响力伸延到城内南头街。

第四种方式,是依靠基干民兵,一手拿枪,一手拿锄,既是民,亦是兵,有仗打仗,无事生产,劳武结合。如前面提到日寇袭击洪泽庙战斗,区大队接到情报后,立即通知所属四个中队准备迎敌,其中有些基干民兵就是放下锄头,提起步枪上战场的。还有些人正在田间劳作,听到枪声便拿起武器朝着枪响方向跑去,途中跟队伍汇合的。

有人认为这是不上套路的游击战,但多次经历类似情况的老基干民兵不认同这个说法,他们说,过去我们打游击,并不知怎么游击法,也不知游击的真正含义,以为“游者就是跑反,击者就是拼命”。后来听了朱云谦司令的讲课,才明白:所谓游者,就是不知我所去,是为了隐蔽自己,保存实力;所谓击者,就是不知我所来,是为了消耗敌人,打击敌人。

朱云谦司令十几岁时就参加红军,是游击战专家,他传授的经验不会错。基干民兵们肺腑之言,流露出盱眙军民的心声以及对朱云谦同志的信任程度。

第五种方式是以临城区大队为主,选择日伪重点目标,予以坚决打击。

在盱城广为流传的“三打伪区署”,就给汉奸和伪军极大震慑。

说是打伪区署,实际是打伪区长赵子琴。这个赵子琴在日伪占领盱城时,任城区伪区长。他效忠日本侵略者,残害百姓,曾带领日寇下乡“扫荡”,在西高庙方港村制造杀害二十多名无辜平民的惨案,是日寇豢养的鹰犬,深得日伪赏识,伪中央政府授予他“模范区长”称号。盱城人民对这个“铁杆汉奸”深恶痛绝,临城区武工队决定为民除害。

1943 年秋的一天,武工队得到情报,说赵子琴当晚会到伪区署(地址在城北涧沟渡)住宿,队长林家纯、指导员陈浩带人前往堵截,结果走漏风声,赵子琴没有入套,武工队扑了个空。此后赵子琴将伪区署搬到山上新安会馆,随从卫兵住在永安楼上,这里距老九中日军据点不远,企图依靠日军保护,躲避打击。

1944 年春的一个晚上,武工队带了一门土炮,分两路逼近永安楼,一名战士不小心踩到石堆,响声惊动了伪军,一时间枪声大作,另一路武工队听到枪声,用土炮向永安楼开了一炮,伪军以为新四军来了,慌忙从后门逃走。以致赵子琴再次逃脱。

遭到武工队袭击两次后,赵子琴已成惊弓之鸟。1944 年夏,武工队在路东军分区侦察队配合下,再打伪区署,翻墙而入的武工队员对着赵子琴的床连开数枪,因当时没点灯,没能验明正身,事后得知被打死的是赵子琴的侄儿。

虽然三次袭击伪区署都没打死赵子琴,但吓得赵子琴丧魂落魄,胆战心惊,认为在鬼子的眼皮子底下也不保险,从此在城里也打起“游击”来,每天晚上睡觉都要换好几个地方,大部分时间都是躲入鬼子碉堡里苟延残喘。

武工队的行动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赵子琴最终还是受到应有的惩罚,1951 年,赵子琴被人民政府处决。可见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4、效果显著,保安大队准备投诚

人心向背,决定着战争的成败。

仅仅半年不到,盱嘉县对敌斗争形势发生根本变化。人心所向也朝着有利于我方的方向发展变化。

充分依靠群众,坚持内外线结合,城乡结合,军民结合,大搞人民战争,紧紧围住县城,城里的敌人龟缩在碉堡里,白天不敢出城,晚上不敢上街,打得日伪军人人害怕,个个自危,四面楚歌,伪区乡、保长,提心吊胆,失魂落魄。

城里的伪军也不是铁板一块,甘心为日寇充当鹰犬的毕竟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痛恨鬼子的残暴,同情人民大众的疾苦,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各项政策,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和抗日人民政府联系,争取为抗日做些有益工作。

伪保安大队大队长董树棠,原在国军任职,有正义感,曾参加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部队溃散后带领一营士兵回盱眙境内。因拒绝参与攻击半塔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而遭国民党县长秦庆霖所不容。后在葫芦套(今盱眙淮河西岸地区俗称)放下武器,向新四军投诚,受到优待,回家赋闲。后为生计所迫,被熟人拉入伪保安大队,因软佩抗日的队伍,对新四军持同情态度。1942 年底,盱眙县抗日民主政府军事科长兼基干大队政治指导员高英同志负伤被俘,董树棠就曾积极参与营救,想方设法为高英开脱,使高英同志于 1943 年春夏之际得以释放。

我地下抗日组织与董树棠联系后,其当即表态愿意为抗日政府出力。还和临城区派去的人员达成协议,第一,保安大队不帮敌人下乡扫荡抢粮、实在非派不可亦尽量做到出工不出力;第二,不和临城区政府作对;第三,暂时维持现状不动,暂不考虑反支,等待时机成熟再起义投诚。

1945 年 8 月 16 日,路东军分区司令员罗占云率部第三次攻打盱眙城,因前一天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驻盱鬼子已从水路逃走,伪县署、警察局、区署亦跟随日军逃窜。新四军进城时,董树棠率伪保安大队全体官兵,在东门口列队迎接军分区领导,向新四军集体投诚。

5、时机成熟,武装夺袭盱眙城

在日军重兵驻守、仅伪军的兵力和装备都强于我军的情况下,出奇兵黑虎掏心,在鬼子的眼皮子底下摧毁伪县政权和伪警察局,进出盱眙县城如入无人之境,这就是奇袭盱眙城战斗,是朱云谦创造的如神话一般的传奇。

这是新四军第二次打盱眙城。1940 年 9 月,新四军曾经攻打过一次盱眙城。结果因日军人数装备均占优,致使攻击不利,我军被迫撤出。

第二次攻打盱眙城,时间选择在 1944 年 1 月 23 日午夜,阴历一九四三年腊月二十八日,除夕(腊月二十九日)前一天,临近春节,敌人警戒有所松懈,这是攻城时机成熟的标志之一。第二个时机成熟标志是县委在临城区洪泽庙召开的“日寇血洗盱城、军民殉难六周年”纪念大会后,群情激愤,同仇敌忾,军民斗志高昂,可以趁热打铁。第三个时机成熟标志是制定采用区别对待、各个击破的方针。

第三点最重要。对此朱云谦有过详细的分析:根据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要消灭盱眙城内的日伪军是不可能的,对所有日伪军发动全面进攻也难以取胜。因为驻盱眙城的日军铃木中队有 200 多人,属蚌埠第十三旅团。该中队步、马、机、炮样样全,战斗力较强。驻扎在照面山上,筑有梅花形阵地,居高临下,视野开阔,易守难攻。我军决定对鬼子围而不打,使鬼子心中无数,不敢贸然出动。

伪保安大队有 100 多人,因大队长董树棠已与我方建立联系,在等待合适时机投诚。因而决定打一下迷惑日军,以掩盖董树棠与我方的关系,避免日军生疑。

伪县政府警卫队 80 多人、伪警察局 80 多人即伪区队,是主要攻打目标。

盱嘉支队参加战斗的有一连、二连、特务连、侦察排,临城区大队、民兵及担架队。

1944 年 1 月 23 日晚 10 时,参战人员在洪泽庙西北方向的马郢集合,朱云谦作了战前动员,发布兵力部署和攻击命令,同时确定了行动路线、联络信号和返回后的集中地点。

按作战计划兵分两路,由四名向导带路,在夜色掩护下,悄悄向盱城进发。

一路由盱嘉支队参谋长祝平安率领,到城东再兵分两队,分别从山口门、东门口入城,一队包围伪保安大队驻地山上小学,一队包围伪区署卫队所在地老大仓。其中对保安大队是打而不攻,做做样子;对伪区署卫队则必须坚决消灭。

另一路由朱云谦率领,入城后再分三股。

一股经驴市头、胡家巷向老大关伪县政府冲去;

一股从坡山口直下,到大王庙伪县警察局附近埋伏;

一股由朱云谦、胡坦、魏小昆率领,经大井洼到达照面山口军铃木(小泽)中队部对门的岳家操场,抢先占领一个白天有人站岗,夜间有灯无人的碉堡,用 3 挺机枪堵住鬼子大门,封锁鬼子通向外界的道路,将鬼子压制在据点里不能动弹。

夜深月黑,天寒风急。

午夜 12 点刚过,也就是除夕凌晨,埋伏在伪警察局周围的我军率先打响战斗。战士们互相踩着肩膀,搭人梯翻过警察局围墙,摸掉岗哨,随即发起攻击,枪声一响,80 多个已喝的酩酊大醉的伪警察从梦中惊醒,手足无措。混乱中有人向大门外冲去,结果门外有两挺机枪守着,加之伪警察局长没住在局里,无人指挥,众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好缴械投降。

就在盱嘉支队战士搭人梯翻越伪警察局围墙之际,在伪县政府旁边汪家茶炉巷口,出现两名醉汉,一边互相谩骂扭打,一边拉拉扯扯走到伪县政府大门前。在门口站岗的伪县署卫队哨兵,正在岗亭里打盹,听到声音连忙上前阻止,不料醉汉互相之间不打了,一人迅速掐住哨兵的脖子,另一人则缴了哨兵的枪。就在其余战士冲进伪县署大门时,伪警察局那面传来枪声。梦中惊醒的伪县长栗巽,趁乱爬上房顶,躲在天沟(排水槽)里侥幸逃脱。伪县署卫队 80 多人及伪县署官员大部被擒。

山下两路攻打伪警察局和伪县署卫队的战斗,势如摧枯拉朽,风卷残云。山上攻打伪区队的战斗,未遭任何抵抗就结束,伪区队本来战斗力就不强,平时只会狐假虎威,欺负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遇到正规新四军,根本没有招架之力,眼看无处可逃,赶快缴械投降保命要紧。

在日军中队部,各处枪响后,鬼子先是一阵嚎叫,灯光齐明,人声嘈杂,乱成一团。不一会儿,灯光全熄,鸦雀无声,接着照明弹划破夜空,步枪、机枪、小炮乱射。我军组织三挺机枪,对准大门猛烈扫射,鬼子不知我军虚实,不敢贸然出援,最终龟缩在碉堡里不敢出动。

战斗不到一个小时就全部结束。凌晨三点,各路部队押着俘虏、枪支顺利回到集中地点。此战将伪县署及其卫队和伪警察局一锅端掉,共歼敌二百人,缴枪一百二十多支,我军无一伤亡。

朱云谦纵马盱山

奇袭盱眙城,创造了奇迹。

从军事上看,这次战斗不算一场大仗。但在当时淮南根据地,甚至华中敌后,我军无一伤亡,攻进日伪盘踞的县城,是很难得的;就整个解放区而言,这种战例也是不多见的。

这次战斗体现了我军防御中进攻、持久中速决的战略战术。此战胜利,日军感到震惊,进一步被孤立起来;伪军则丧魂落魄,嚣张气焰不在,伪势力遭到很大削弱。根据地军民扬眉吐气,斗志更旺。

战后,朱云谦同志向淮南军区司令员罗炳辉汇报战果,罗司令员首先肯定奇袭盱眙城战斗,有力打击了敌伪气焰,振奋了盱嘉军民的抗日斗志,在整个淮南区都有一定的政治影响。接着对具体战斗大为称赞:“论兵力,敌我相当,论地形和武器装备,敌强我弱,但是战机选得巧,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们就占了优势。古代和近代战争史上,都有一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这些胜利都离不开一个巧字。”

在奇袭盱眙城战斗总结时,朱云谦同志认为主要经验有三条:

一是情况明。情报工作做得好,对城内敌伪情形了如指掌。县委联络部部长胡坦同志,通过各种关系,把城内敌情摸得一清二楚,准确无误。联络部的魏小昆同志搞来了敌人布防图,还有敌军的口令。

二是战机选得好。敌人正准备过春节,思想麻痹。我们在除夕前夜发动进攻,出于敌人意料。

三是军事斗争的方针对头。区别情况确定打击重点,对不同的敌人采取不同的打法,自己无伤亡战胜了敌人,从而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长了人民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

6、化装侦察,只为清除叛变分子

深入虎穴侦察敌情,这本是电影电视剧所垂青的情节,原来也是朱云谦亲身经历过的传奇。

1944 年春节后,临城区大队一中队韩创波原手下高立志带着十多人叛变投敌,随即被伪县署任命为新附区区长。小人得志便猖狂,高立志自从当上了伪区长,经常带人下乡抢牛、虏人、敲诈勒索,还袭击老子山区古河乡抗日民主政府。时间不长就干了不少坏事。

这个高立志之前是土匪,后投靠韩创波,韩创波起义时,跟随韩创波加入我临城区大队,在韩创波一中队任小队长。

高立志叛逃事件发生在我军取得奇袭盱眙城胜利之后,从军事上看,对我军力量影响很小,但因事发突然,在政治上影响比较大,县委决定采取果断措施以挽回影响。为此,朱云谦同志决定亲自进城侦察情况,以便早日除掉高立志。

一天上午,朱云谦化装成一名商人,身穿深灰色洋绸夹袍,头戴礼帽,脚穿软底布鞋,戴一副水晶墨镜,手拄司的克(手杖),气质不凡。侦察参谋徐继高,作战参谋周耀荣都是短衣绸服,扮成随行助手,一名警卫员,扮成随从,提着皮包跟在后面。

董树棠事先得到地下党通知,说是有盱嘉支队的领导亲自进城,经过夜袭盱眙城那场战斗,董树棠对朱云谦司令是钦佩有加,特别是对保安大队采取打而不攻的措施,既迷惑了鬼子,也保全自己的面子,更坚定了投诚新四军的决心。

为了保证首长安全,董树棠做了周密布置,将各要道口的岗哨,全换上自己的亲信,本人按照约定,只身到城南汪园附近迎接,既为朱云谦当向导,也充当朱云谦的卫士,边走边向朱云谦汇报城里日伪军分布情况,不时也会介绍一些古迹名胜。

正是春暖花开季节,经天台山,穿过城隍庙,绕道威大山,从象山折返,一路上山花烂漫,绿树婆娑,青山叠翠,长淮如练。深入虎穴的朱云谦一行,名为游玩,但注意的不是人目美景,留心的全是敌军驻地分布,人数多少,火力配置等敌情。

在摸清高立志等人驻地及附近地形后。朱云谦一行随即出城,消灭高立志的作战方案也随之形成,不久即组织一次突然袭击,除高立志在混乱中潜逃外,其余叛逃的人全部被捉回,交给民主政府依法惩处。

高立志虽侥幸逃脱,但时间不长,在一次喝醉酒后,被一名叫陈巨财的人趁机开枪打死,陈巨财随即带枪向我地方武装投诚。 (未完待续)